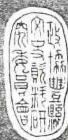


丰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一九八六年三月



丰县文史资料

第四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丰县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录

毛家打城·····	李继宾调查资料、杨化民综合整理	(1)
北伐后,丰县首任县长王公琦·····	董尧整理	(7)
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冯治	(15)
回忆我父张裕学·····	张金碧	(26)
骑兵第三师在丰县·····	陈益甫 董玉树	(30)
二打刘保恩·····	李子祥	(33)
崔庄战役亲历记·····	崔向士	(36)
在战斗中成长		

——回忆我的青少年革命时代

·····	张志诚口述 杨化民整理	(41)
新范庄之役·····	穆延海整理	(52)
黄幼銮丰县起义·····	王丰	(55)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丰县黄体润日记选摘·····		(59)
丰县战时概况序·····	黄体润	(67)
刘季洪小传·····	尹克舜整理	(69)
抗日歌谣·····	李长年搜集整理	(71)
政协丰县历届委员会简介·····	县政协办公室郁觉明	
整理·····		(76)
丰县历史上的水旱灾害·····	丰县水利农机局档案室	(86)
首羡乡张老家惠河地下涵洞·····	张启业	(92)
漫谈解放前的丰县梆子戏和剧场·····	杨化民	(96)

解放后的丰县戏曲·····	渠时宣整理 (107)
丰县教育大事记	
——清末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陈益甫 杨化民 (120)
解放前, 丰县卫生设施及医药、医师概况	
·····	渠敬文整理 (135)
怀济堂药店·····	杨秋心 (154)
名医朱守成事略·····	仇广汉 (159)
丰县的婚丧习俗及改革·····	杨化民 (163)
清末民国丰县见闻杂谈·····	杨邠农 (179)
王敬久讲的故事·····	蔚明 (192)
丰县古城之一——食城·····	本山 (195)
三大奇象·····	齐运增 (196)
三官庙的来历·····	齐运增、张义军、高正楚 (199)
十里庙的来历·····	齐运增 (201)
民国时期丰县城关的名小吃·····	杨秋心、苏云鹤 (203)
来函照登·····	仇广汉 (206)
编后的话·····	(207)
政协丰县文史工作人员名单·····	(208)

毛家打城

李继骞调查资料

杨化民综合整理

大毛、二毛、单扁担，
六月初一打丰县，
打了七天和八夜，
拉起队伍向西南。

这是毛家打城后，在丰县地区流传的一首民谣。大毛、二毛是兄弟二人，大毛是毛思忠，二毛是毛思玉。二人是山东单县东南三十华里龙王庙村（今属单县王庙乡）人氏。单扁担是单志友，外号老扁担。原籍今安徽肖县西南黄庵子，后迁居黄口镇朱庄大队王楼村。这几个农民起义首领于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农历六月初一日夜间攻打丰城。打了七天八夜没有打开，后在砀山地区向军阀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招安（招安是地方方言，指当时所谓大码子一类的农民武装向正规军队投降改编的意思）。民谣简括地叙述了二毛攻打丰城的经过。

“毛家打城”是丰县历史上一件大事。对这一事件如果要完整地去认识它，必须要从民国初期丰县的社会政治背

景说起，毛家的武装是怎样扩展壮大的？这支农民武装是什么性质？然后说到打械的目的和结果。兹分述如下：

一、民国初期丰县的社会政治情况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后，第二年（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是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护国军政府，进行第二次革命。是以全国各地的同盟会员到处奔走活动，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号召，组织起义军队，反对张勋复辟。当时徐州各县都驻有张勋的辫子军（张勋的兵，仍是清朝编制，士兵都拖着辫子，人称“辫子军”），革命力量受到压抑。原丰县的同盟会员徐耀、张海石（即张祥登）、黄子祥、董汉樑、曹子瑞、刘汝魁等纷纷奔走革命，联络各地的农民武装，以武装的革命反对张勋的复辟军队。

当时丰县农村中，形成两种武装力量：一种是地主阶级组成的武装，将枪支分别集中固定在各地区的寨圩子内，藉以保护地主阶级的财产；另一种是农民组织的反地主武装的军队（即当时地主所称的大码子），在农村中公开扩军，攻城劫寨，杀官济贫，以消灭地主武装，因而形成不可调和的两个武装斗争集团。丰县的同盟会员，积极联络这支农民武装来消灭丰城张勋的官府军队。

二、“二毛”的武装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大毛有文化，刚正不阿，善交游，机智多谋；二毛不识字，急躁爽直，二人均爱打抱不平。其父毛瑞荣在龙王庙开

设一杂货店，悉其在家惹祸，遂托本街周玉文介绍他兄弟二人到山东城武县天官庙马队当骑兵，亲友集资为其买马两匹，送二人入伍。

后毛氏兄弟因细事与一天主教友口角，触怒当地神甫。马队的程官畏惧洋人，将大毛、二毛各痛打二百军棍，神甫仍不满，又亲自仗刑，二人伤痛月余始愈，心情苦恼。是时二毛的结义兄弟张慎义（今丰县王沟乡曹楼东南张庄人）、张正信（今丰县王沟乡曹楼东边张楼人）、单扁担（即单志友）、王经川（外号王瞎子，（今丰县王沟乡王学屋人）、陈全胜（今丰县王楼乡曹楼东边陈庄人）等，看到马队的程官没有中国人的自尊心，崇洋灭己，愤懑不平，遂于夜间由张慎义率领将程官枪杀。当时计十七人、十七支枪脱离城武马队，举张慎义为首，在河南虞城、山东单县及砀山边境一带活动。

原来张慎义有地两三顷，房院数进，与同祖兄弟张二憨子曾因争产结怨。民国二年除夕，张率部驻周堂（今属丰县王沟乡），夜返家，为张二憨子之子张庆昌侦悉，向赵庙（今属王沟乡）地主武装首领刘观香密报。刘带队二十余人并联合驻三十里庙村（今属王沟乡）张勋的辫子军三十余人，两路向张庄出发，将张慎义住院围困喊门。张知有变，即短裤赤脚由屋顶脱逃。至村东南坟上，鸣枪数响将围兵引出。一是意恐连累家属，鸣枪知其不在家；二是鸣枪使驻周堂（距张庄仅三四里）的同伙听到枪声好去接应。不意周堂的伙伴也都回家过年去了（二毛也去王经川家），因之无人支援。追兵至村后，刘的士兵韩占魁刚欲近前，被张击毙。转即追兵将张困住，乱枪齐射，当即殒命，遂将张的首级割

下，装入木笼，挂在丰城西关城门上数月。

张慎义死后，众举毛思忠、毛思玉二人为首。后二毛将张庆昌母子杀死，为张报仇，此是后话。

毛家兄弟原是庞三杰安清邦的徒弟，藉助庞的威信，团结了大力量，对其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起到很大的作用。

毛氏兄弟先后收容了张勋的叛变队伍及收缴了地方上枪支，又招服了十余起农民武装，教育他们共同走杀富济贫的道路。到鼎盛时期，兵力有两千余人。喊他们是土匪，只是土匪地主之口，实质上，他们对当时的官府、地主、恶霸都不满。如攻开丰县崔庄寨，只是夺了枪，其他都不要。又如打开大孙庄时，将地主的粮食都分给贫民（离休老干部崔荣河说：他父亲当时也分到一口袋粮食）。很少绑票拉户，其标准非有田百亩以上者不绑。肉户（被绑架人）男女分住，作风正派。

毛的部下纪律严明：吃饭住宿时间不准外出，吃饭给钱，送饭有赏，如扰害百姓即予惩处。有次驻丰县西北大圣集（今属顺河乡）附近某村时，其部下有三人调戏做饭的妇女，为毛思忠获悉，即将三人枪毙于大圣集村西边乱葬岗子里，其中一人是他的堂兄毛思安，这三人顺便埋在楚士良的孤坟旁边，后人称这里为毛楚林。由于毛家的部队纪律严明，得到群众的拥护，所以他的兵力日益扩大。

三、攻城计划及经过

当时丰县的同盟会员徐耀、张祥登、董汉槎等，看到毛家农民军有两千多人，是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便联络发动

这支力量攻打丰城，消灭城内的辫子军。平时徐耀等与二毛关系密切，徐晓以革命大义，在城西蒋单楼蒋天爵家议定攻城的日期，并策动城内的丰县商务会长孙基士作内应，以里应外合的策略，谋攻丰城。

这时丰县城内的驻军是张勋的辫子军二十四营，管带（清朝军制，统辖一营的长官称管带，即今之营长。）梁克发，拥有步枪四百九十七支，小钢炮一门；另有丰县警备队范兴瑞所属八十多支枪，当时以守城兵力薄弱，驻军拟放弃丰城。一时城内秩序紊乱，人心惶惶；但城内拥有资财的各大商店，深恐一旦城破，财物均空，遂齐向孙基士陈述利害。孙城内亦有店数处，也怕触及个人利益，辗转寻思，竟叛变原来与同盟会员密谋的攻城计划。

密约撕破后，孙以商务会长的名义向各大商店筹资，重赂驻军梁克发，并犒赏士兵。由于孙之出卖，梁之受贿，转为坚守丰城。

守城的布置：四城门落锁，每一城墙垛口都设有守军，并集聚城内青壮年市民持械守城，城墙内悬有明灯，昼夜巡逻严守，梁克发亲在西城楼督战。

毛家的农民军于农历六月初一日由城西许庙、蒋单楼涌向丰城，夜晚将丰城围困，打了两天，不见城内的动静，始知孙基士已出卖投敌，张祥登便在城外高声大骂孙基士背信弃义，孙亦在城墙上还骂。两下相持七天八夜，也无大伤亡，毛思忠等看到攻城的计划不易实现，便率领部下向西南撤走了。

四、毛家招安

毛思忠等率领部队撤到丰碭边境大孙集、孙老家一带驻扎。

住在城内的徐耀，以攻城计划落空，城内不能存身，便乘隙出城追随毛家部队去了。

未几，张敬尧的第七师向毛部进剿，在孙老家打了一仗，毛的士卒骁勇，赤臂夺炮，张部看到难以力降，遂派人通说招安。

后在碭山大寨、夹堤湾一带受编为张敬尧部。受编时，毛思忠为团长（后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时，大毛升旅长，二毛升团长），毛思玉、张正信、王经川等均编为营长。徐耀为军法官。单扁担未随招安，在宝安山一带活动。北伐时，单在徐州云龙山受编为营长，后在湖北升团长。抗日战争前，病死在湖北竹溪县、房县之间的骆驼关，死时六十余岁。

张祥登后被孙基士捕获，在四门紧闭、戒备森严的情况下，枪杀在城内西北隅，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轰动一时的毛家打城，就这样失败了。

北伐后，丰县首任县长王公珣

董尧整理

编者按：本文系由铜山县文史办公室董尧同志根据海内外征集的有关王公珣长丰的史料汇集整理而成。

王公珣字宗瑶，江苏省海州连云区墟沟人。生于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农历正月初一日。一九一七年考入丰县人丁荫东（即丁景文）主持的江苏省立第十一中学（在东海城内）；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一九二六年转入北京大学。在大学里，通过独立经营《海星月刊》以文会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当时与他时相往还的友好者，有：刘季洪、萧一山、李寿雍、左潞生、张奎斋以及后来结为终生伴侣的丁少兰（即丁荫东先生之女）。大学毕业后，便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一九二七年被任为丰县国民党特派员，就任丰县县长是他二次来丰，时年为二十五岁。王公珣所以被任命此职，是由于江苏省政府委员刘汉川（字云昭，肖县人）所荐。理由是，王曾在丰县办过党务，对丰县政治情况比较了解。兹依次列述：

在丰办党务

王公珣以国民党特派员身分去丰时，是蒋（介石）冯

(玉祥)徐州会战前夕。未几，北洋军阀联合反攻徐州，徐州失守，丰县即由军阀接管，王只好被迫出丰。由于交通断绝，王出丰后，过了一段流亡生活。曾潜入沛县农村靠友，转又到沛城一家杂货店当佣工，后从滕县爬车绕济南、青岛，海运至上海转至南京。到南京时，他的旧友都以为他在丰“因公殉职”，准备为他开追悼会呢！殊不知这次逃离丰城，在他长丰三年后又重演一次，在雪夜逃往。

一出夺印闹剧

一九二八年春，孙传芳、张宗昌等军阀南下，丰城被占，王公均逃至肖县黄口附近。为时不久，军阀退走，王重返丰城，这时在城内演了一出夺印闹剧。

北伐军退出丰城，西北军石友三的部队进驻城内。王回丰时，石已委派了一个叫高崑峰的人代理县长。王的衙门被高占去，王只好住进警察局。

高得知王回丰城，深夜派人将警察局包围，缴获了王的一队武装，夺去县印，同时也将县政府洗劫。

王公均自知落入虎口，难以逃脱，战又无力，但不甘心束手待毙，却灵机一动，故作镇静，态度轩昂，要求与高密谈，高亦应允。

王语高曰：“我正欲将印交出，何必要抢？我已另有他就，要做让徐州的陶公祖，你为何不做刘皇叔？幸随我的一队人未曾戒备，否则闹出流血惨剧，咎由谁负？”

高见王态度严肃，理直气壮，不禁色沮。于是高说明是石友三之命才这样干的。并将石友三的手令给王看，手令大

意，据丰县士绅联名报称，王公马携带大批县有公枪，弃职潜逃，着派队追缉法办。王即坦然地说：我并未潜逃，现不是将人枪带回了吗？

高问王：“怎么办？”王说：“你报告石，说无携枪潜逃情事，已移交清楚。”高真的向石写了禀报，二人又结成金兰之交，时已鸡啼，匆匆分首。

风云一过，地方形势渐趋稳定，高调走，王复回丰。此后，王决心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业。

在 丰 政 绩

一、革除陈规陋习

有人说，王公马长丰不到三年，放了三把野火。第一把野火就是到任之后的破除旧制。

原来二十年代后期，丰县官场上依然保存着封建专制时期的衙门陋习，县官出入要坐轿子，并有一定的仪式、排场，要放三声炮。衙门里收钱粮和拘传犯人的差役以及司法人员，仍都沿用三班六房，师爷，徒弟之制；田赋册籍、司法卷宗，成为各经办人的私产，挟以自重，外人莫知奥妙。这些人（包括县长的轿夫），都是不取报酬的义务工。但这些人的“义务”却有更加广阔的财源，他们可以利用冠冕堂皇的名目派粮派款（即义务的轿夫们就可以“太爷轿夫”之名，向粮行、商号索取“养鸡小米”或“路上吃茶钱”，为数也不少。）此外，县政府的大门和二门之下，也各住了一户人家。据说这两家人是世袭的，是依靠向衙门缴钱粮、打

官司以及晋谒县官等人的施舍、捐输来维持生活，也象进庙的善男信女丢香钱一样。这两户人家的任务很奇妙，也很固定、呆板。如县官回衙了，大门传到二门，高喊：“侍候了！”县官启驾出巡时，则由二门传到大门，也是高喊：

“侍候了！”逢到县官送宾客，二门即往大门传：“送客哪！”除此，如遇大典，太爷升堂，即高喊：“哦——！”名之为“助堂威”。上述种种，虽经国民革命，丰县还是原样未变。王公琦是上过大学的，是国民党党员，当时国民党又自称“革命党”，他哪愿意享受这些玩艺，他进了衙门就厌恶这一套。上任第一件事，除了把田赋税收人员暂留外（因为要暂靠这些人搞钱粮收入），三班六房、师爷徒弟、大门二门、快班捕役连同轿夫，一古脑儿赶出衙门。丰县沿袭几百年的这些陈规陋习，至此结束。所以有人说他这是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二、枪杀孙基士

王公琦到丰县任县长，地方状况对他并不利：丰县是江苏省的西北边陲，是新收复区的前线，北去五十里便是国民党的敌对直鲁军的重兵防地——山东省鱼台县。而丰县境内，除地方自卫团外，并无主力部队驻扎，县境内盗匪到处兴起，常夜薄城门，鸣枪呐喊，对全县治安影响很大。

此外，丰县地方有一劣绅孙基士，握有兵权，拉团总，搞武装，独霸乡里。孙曾任过江苏省议员，是地方旧势力的代表人物，是鲜明地与国民党作对。王长丰时，孙从直鲁军褚玉璞参议职回丰，纠集武装。自封为总团长。

是时丰县武装有三：一是保安队，一是商团，一是地方

自卫队。这三股武装力量几乎全为孙基士控制。保安队刘砚香是旧派人物，与孙志同道合；商会会长是孙基士，商团主任骑兵队是孙的侄子；至于地方自卫队，丰县七个区虽各增编成为区队，均散乱不一，对孙存有惧心，况孙已自封总团长。王到任，孙虽有“就职呈报”，但是先斩后奏，逼王点头。在这种情况下，王公均便成了孤立的县长。

当时丰县虽风云激荡，山雨欲来，但王仍是雄心壮志，为丰有所建树。王认为当务之急是消灭孙基士的这股封建势力。于是下定决心，并掌握“密”、“忍”、“稳”三字。

王对孙表面上表示特别倚重，无论孙得寸进尺，步步为难、都能妥善对付。如人事安排上，孙三天荐一个，两天荐一个，几将县政大权全拿到手。王的对待办法是：次要位置，样样照办，重要位置，则婉言推迟；县府储存子弹数万发，孙三天一纸，五天一函，向其索要，王也大方的给与。如此下去，孙渐觉王年轻无知，失去警觉。又如孙常以“剿匪”为名，报功请赏，或报死请恤，王明则嘉奖，补偿物资，暗则深入调查，虽查其无战事、无伤损，亦照拨钱粮。经过一段时间的密查和忍耐之后，才把孙稳住了。

缘王公均来丰时，江苏省议员董汉槎即向南京军事特别法庭控诉孙基士的罪状。王接省的枪决孙的密令后，一天，以财政困难为名，约孙商谈。孙已无疑心，遂直入王的办公室。王以“奉省令将孙基士执行枪决”的密令宣布，身旁卫士李云祥早作准备，当即执行。

孙已击毙，王到保安大队部宣布孙的罪状，安抚其他人员各守岗位，安分工作。短时间内，将城内秩序稳定。

王接收了孙的武装力量，全县震动很大。之后，王便有

力地推动县政工作。这是王放的第二把火。

三、开凿复新河

丰县是淮北平原上的纯农业区，地势南高北洼，水无泄处，农田苦涝，十年九歉。当时王公均提出治丰口号：“要想丰县好，必先治河道”，因此，要想发展农粮，排涝治水乃当务之急。依自然地势，丰境内水北流经山东鱼台县入南阳、昭阳等湖。

丰县境内原有一条由南至北的河道，叫新河。因年久失修，已淤塞无型，每年雨季，水不归槽，横流成灾。王曾多次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知非将此河修通，不能发展丰县的粮棉。同时他深知治理这条河，难度很大，鱼台县的老百姓将誓死反对。

另悉丰县的老者向王说：新河原是一位姓王的县官开挖的，开始下游鱼台极力反对，聚集武装，闹出人命，但这位县官不怕丢官、不怕犯罪，终于把河挖成。丰县人民称这位县官为“王疯子”。王疯子决心挖河的故事，大大激励着这位年轻的县长，他要以“疯子”精神，重新疏通这条河。

王公均决定全县征工挖河，并先挖通毗连鱼台的下游十里的河段。线路划定后，王率领地方团队，在新安的工段上构筑工事，护卫民工。开工前，王召集团队队长及民工首领说：我治河的决心已定，原望丰、鱼两县人民共同浚河，消除水患，听说鱼台极力反对，我们只好单独求生。我个人置生死于不顾，来完成此项任务，如有阻挠，定予严惩。如闹出人命，由我一人抵偿。我要学“王疯子”精神。

王的这番话，对民工的鼓舞很大。果然，三天时间，就

将这十里工段开成。鱼台方面，也未聚众反抗。事后获悉，鱼台绅士们也自嘲自解地说：“谁和这位不要命的疯子纠缠！”

新河全长近百里，下游十里既通，境内进展更顺利。丰县人民当时反映说：“这条河，是丰县的百年大计”。

新河既通，鱼、丰两县水利纠纷迭起。每年雨季，鱼台总向苏鲁两省控告“丰水殃邻”。但河已挖成，虽两省调查，亦无可奈何。后来，韩复榘主山东时，见鱼台控告，大发雷霆，说：“丰县开河，鱼台为什么不能也开河？丰县开小河，鱼台可以开大河嘛！”于是由省府派员督工，将鱼台通湖的一段开得又宽又深。丰水不仅可以顺利排除，又无害鱼台，湖水涨时，民船可溯河而上，直到丰境。当时有人评论说：“韩复榘一生不学无术，唯这件事办得合理而爽快。”

这是王公珣放的第三把火。

雪 夜 潜 逃

王公珣走出丰县，不是功成身退，鞭炮欢送，而是在一个冰天雪地之夜潜逃的。

一九三〇年，徐州地方秩序又乱，云集在这片“兵家必争之地”上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势力，为争夺地盘，互不相让，各势力之间，又互相攻讦。王公珣的军、政敌人，也不断制造言论，对他痛骂。

集结在徐州一段的石友三、马鸿逵、韩复榘等各派势力，日渐扩大，磨擦不断发生。这时徐属各县与上级的联系